#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十五 三王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五代史卷十三

宋　歐　陽　修　撰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胷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

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茍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踈適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第一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三

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慵惰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黄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為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歳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

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黄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諫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郴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敎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

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捽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東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觧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邱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常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天福元年后

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册為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甞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為佛法未甞少懈太祖以為愛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為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甞去左右太祖病晝寢

方寐忽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為梁功臣帝為王時以婦聘之帝即位將冊妃為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冊為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為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莊宗入宮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

色莊宗名之石氏慢駡莊宗殺之次以名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爲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讐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為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即位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即位封友璋初為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友珪時為鄆州留後末帝時為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為盜全昱

獨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宫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太祖不悦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

王乾化元年升宋州為宣武軍以友諒為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来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為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衆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

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疎斥宗室宗室皆反仄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為房陵侯友誨為陜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為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黄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慍不形於色太祖以為軍校善用弓劔遷衙内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

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襲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屠之清河為之不流戰于石樓兵敗友寧墜馬見殺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巳死太祖以友倫為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内黄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

校司空領滕州刺史太祖圍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磬山晉人乃却友倫西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衞伺察昭宗所為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為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為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閤門使王建襲客

省使王建乂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即位已封宗室中書
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
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
郴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寛厚得
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黄鄴於西華鄴卒荷䂍登城罵敵
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
皆大讙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為
衙内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

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𢇁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候朱友恭譖之太祖以為瑾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

屬寵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為賴張皇后救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户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兖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為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原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為詩太祖養以為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為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費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甞屬友文

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名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為萊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名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

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計事勍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劒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劒擊柱者三太祖憊仆于牀廷諤以劒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裀褥裹之瘞之寢中祕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羣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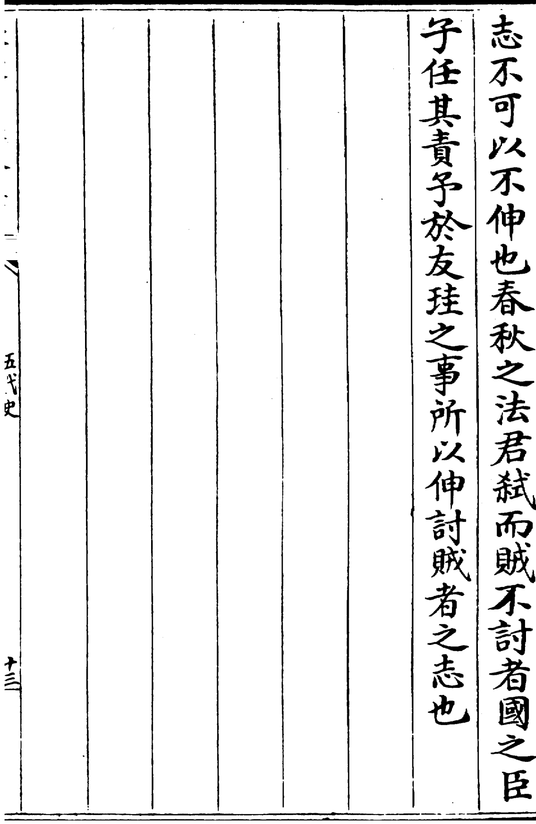
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内頼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即皇帝位拜韓勍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為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為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刼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

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歷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已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為庶人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為當為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劒鎗然有聲躍起抽劒曰將

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疎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



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卷十三

# 五代史卷十四

宋　歐　陽　修　撰

## 唐家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畧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黄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

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脱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名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歛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為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邉收兵以圖再舉太

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為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為人擒今乃自為此乎昔公亡奔達靼幾不能自脫頼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

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没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

月太后崩謚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别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黄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

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恱之莊宗已為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為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

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宫上謁莊宗名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黄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畧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宫門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為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

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己卯
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為皇后皇后受冊乘重翟
車鹵薄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
為淑妃伊氏為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
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為佛
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
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
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

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来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敎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

温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為佛寺為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

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巳卯獵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

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

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卧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飱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

寺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髪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晋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宫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弑後宫皆散走朱守殷入宫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宫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

嫁契丹突厥李賛華賛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為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于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沙陀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絶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克讓少善騎射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

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叚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鴈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黄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為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為寺僧所殺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為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黄巢為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詬而笞之克脩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為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歿于軍嗣肱少有膽畧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為馬步軍都虞候

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蓨縣嗣肱從存審救蓨梁軍觧去嗣肱功為多超拜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嬀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

克恭初為决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為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為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笞以死而克恭横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選

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為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達靼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為内外都制置蕃漢都

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名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勲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

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顥存實告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茍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顥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羣言遂至於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

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𤣥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顥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名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乂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為王養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同母存美存乂存確存

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乂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為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絶後患乃誣言存乂過千

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為婦翁稱寃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千郎存霸歴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禄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

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剪髮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為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為軍衆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此禮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為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

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為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為宮使因以鄴宮為興聖宮以繼岌為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

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脩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為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閤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

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為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衙門闃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

鎮蜀從龔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為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龔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彦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盂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

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禀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

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名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檛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内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籛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

右皆潰從龔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

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

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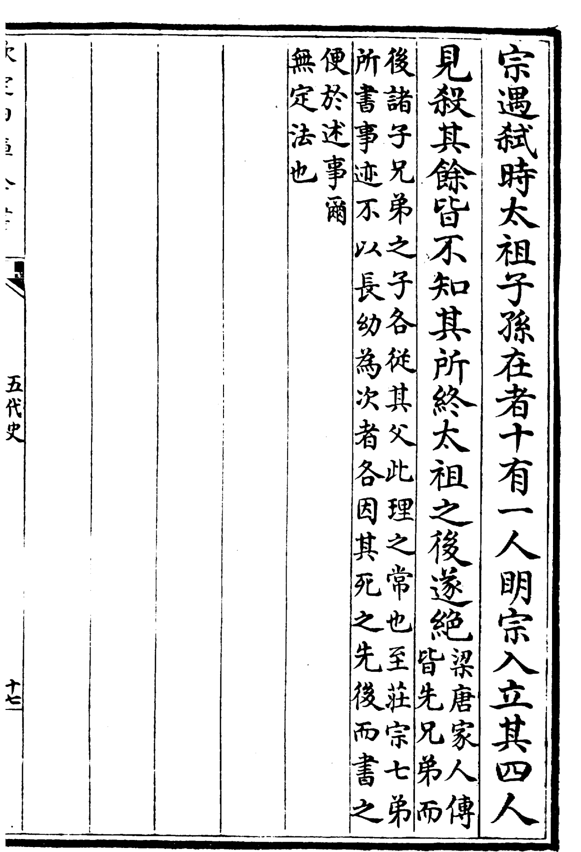
踣面以俟繼岌面榻而卧環縊死之任圜從後至葬繼

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閹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

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

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

繼嶢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


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太祖之後遂絶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常也至莊宗七弟所書事迹不以長幼為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便於述事爾無定法也

五代史卷十四

五代史卷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唐家人傳第三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

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為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是為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為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

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偁奉上皇太后寶册謚曰

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

將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

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

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

人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

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

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宫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册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妃初明宗後宫有生

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巳四歲又數敎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来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宫中動靜從榮巳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宫衞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慇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宫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

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比丘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為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為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

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户封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為廟詔立髙祖太宗為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為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為弟兄爾吾嫂也已而靳之曰今日乃吾

婦也乃拜從益為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名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為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為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

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
名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
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
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名行周而不至
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
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
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横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

子愍帝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册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謚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為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

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顧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以爲巳子從莊宗如汴州将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巳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巳耳葢以

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

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

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

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為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乃名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

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宫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櫜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捧聖嚴衛

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疋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疋都頭已下七疋至三疋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慴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為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梲刑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諭也將相

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觧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已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

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宫皆至曰大家還䰟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尚忌宋王從厚賢於已而懼不得為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宫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宫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宫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

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贇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馬為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興殿閤

議事贊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為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髪奈何以子故懐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賊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宫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

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名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来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

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来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于榻絶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㓜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

溫從敏從璨初為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為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施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為大内皇城使嘗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户參軍賜死重誨見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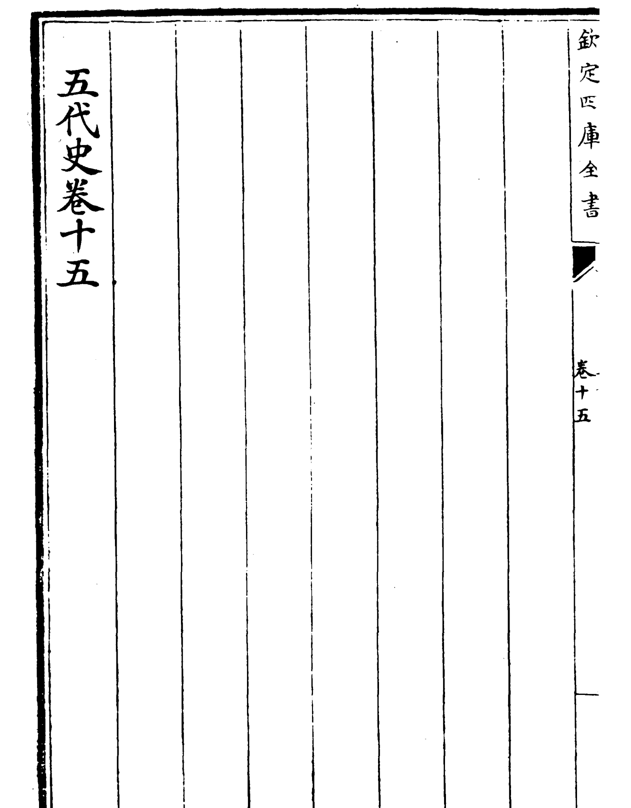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

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貢獻其從事諫以為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從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從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為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修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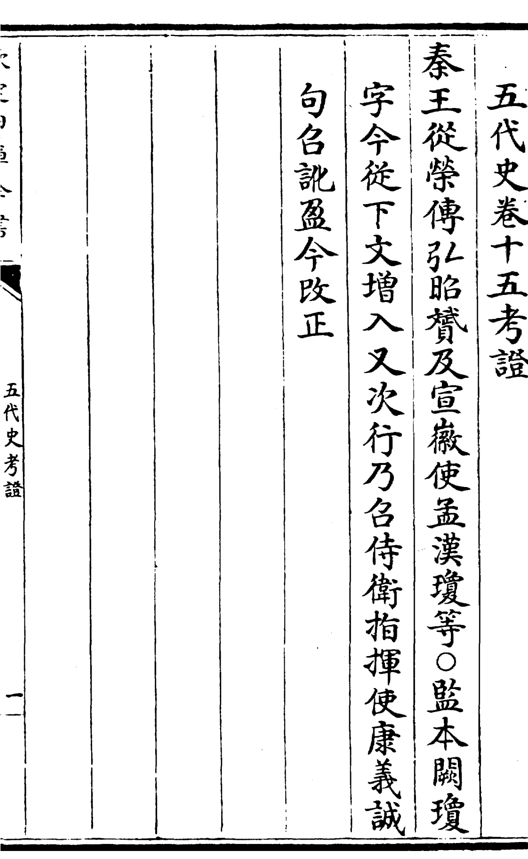
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兖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賔客諫之

不聽其妻闞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温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温大恐乃悉毁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温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温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為盜悉籍沒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温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為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髙獻而已重俊復為商州刺史坐與其

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為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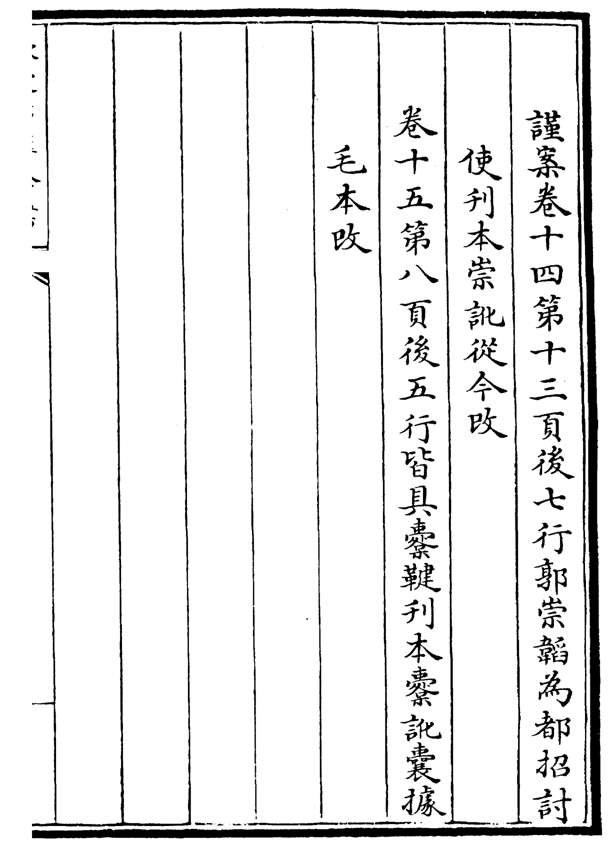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十五



五代史卷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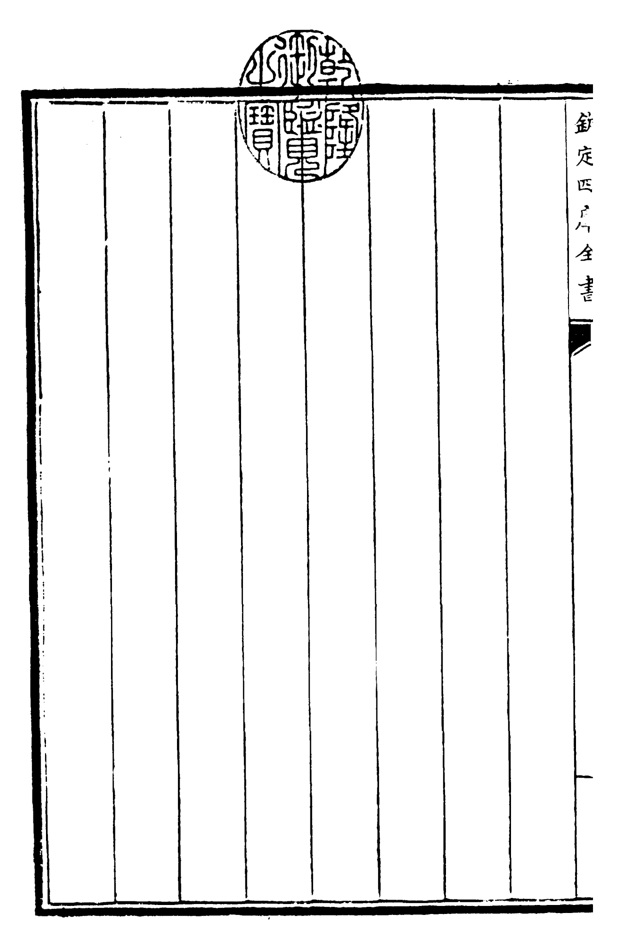
秦王從榮傳弘貽賛及宣徽使孟漢瓊等○監本闕瓊字今從下文增入又次行乃名侍衛指揮使康義誠句名訛盈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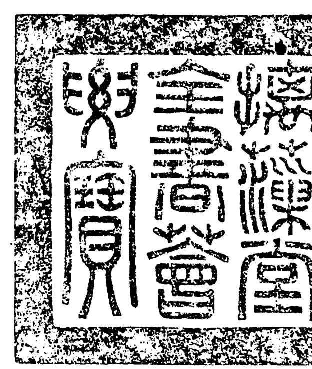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十五考證



謹案卷十四第十三頁後七行郭崇韜為都招討使刊本崇訛從今改

卷十五第八頁後五行皆具櫜鞬刊本櫜訛囊據毛本改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朱文佐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二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六十七 史部

五代史卷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唐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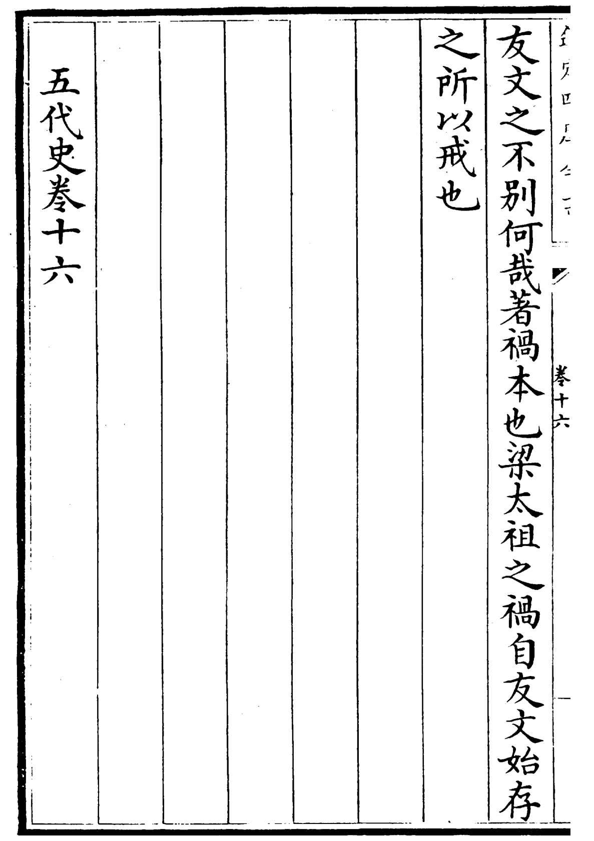
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邉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将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

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為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為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别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别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别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别所以别嫌而明微也梁博王





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六十八 史部

五代史卷十七

宋 歐 陽 修 撰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

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

張彦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為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彦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名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為其所知卿為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

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黄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禀命輕發文字

輒敢抗尊自啟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絶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徳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為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彦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

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
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
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
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
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携離上
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
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
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

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勲以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黄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

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
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
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
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
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
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
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為獻衛兵擁隔不
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

行砂磧中飢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象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

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為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陘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

下陘太后自馳至覇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為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千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

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

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幷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為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為安重誨所喜以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懽甚乃為重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為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

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絶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似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内寵封拜宮官尚宮知客等皆為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彦弼為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内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

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為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贇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胤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

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

友生敬威敬贇萬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脩皆不知其於高祖為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為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𡨚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脩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脩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為幼子者非也石

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甲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為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為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

德時為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三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為太傅并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為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敬贇字德和少無頼寵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

原牙將即位以為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贇性貪暴高祖為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贇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常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名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温遇以警之契丹犯邊敬贇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為威勝

軍節度使歳餘出帝以曹州為威信軍授敬贇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名還張彦澤兵犯京師敬贇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為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為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為右衛將軍重胤為皇城副使居京師聞

高祖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

正月高祖為二子發哀皆贈為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

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

虢王重胤鄭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

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孚為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

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

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

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保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為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為善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義字弘理為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為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

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
重睿為人貌類高祖高祖臥疾宰相馮道入見臥內重
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懷
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
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
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為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
散騎常侍邉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
雄武軍節度使嵗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

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

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為子開運二年秋以延

煦為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官者從之又選

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官者遂專政事每詬辱航出帝

名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

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

爭為聚斂趙在禮所積鉅萬為諸侯王之冣出帝利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疋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為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為齊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為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齎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為威信

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為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還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

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
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
生而絶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
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
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絶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
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絶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
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
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絶此

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茍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

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絶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絶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絶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卷十七

五代史卷十七考證

晉家人傳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臣宗萬按本傳高祖弟曰敬威敬徳敬殷敬贇敬暉重允凡六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允重睿重杲凡七傳又云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齒諸子若然則重允已不在弟列而高祖止五弟矣如謂名稱亦未順便當舍子從弟而高祖止六子今傳乃以一重允而兩列

其名誤矣

五代史卷十七考證